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酉阳杂俎

张仲裁 译注

【上】



中华书局

中华
经典
名著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张仲裁◎译注

酉阳杂俎 上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酉阳杂俎/张仲裁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7.4
(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)
ISBN 978-7-101-12455-2

I.酉… II.张… III.①笔记小说-中国-唐代②《酉阳杂俎》-译文③《酉阳杂俎》-注释 IV.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5655 号

书 名	酉阳杂俎(全二册)
译 注 者	张仲裁
丛 书 名	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责任编辑	刘树林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36½ 字数 650 千字
印 数	1-8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12455-2
定 价	84.00 元

前 言

《酉阳杂俎》是一部很有趣的书，历代以来蜚声士林，流播甚广。作者唐人段成式。

段成式(803? —863)，字柯古，祖籍临淄(今山东淄博东)，自称东牟(今山东牟平)人。段成式出身望族。其六世祖段志玄(598—642)是唐朝开国元勋，官至右卫大将军，封褒国公，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，陪葬昭陵。其父段文昌(773—835)为中唐名臣，穆宗时曾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文宗时进封邹平郡公，复以使相之尊历镇淮南、荆南、剑南西川。其母则是中唐名相武元衡之女。

唐德宗贞元十五年(799)，段文昌自荆州赴蜀，入剑南西川节度使(治所在成都)韦皋幕府。段成式即出生于此，方南生《段成式年谱》系于贞元十九年(803)。三十三岁之前，段成式随侍父宦，行踪不定：一、宪宗元和元年(806)岁杪，段成式随父出蜀入京，此后至元和十五年(820)，一直居住在长安。二、穆宗长庆元年(821)，段文昌出镇剑南西川，段成式随父再度赴蜀。三、长庆四年(824)，段文昌征拜兵部尚书，段成式再度随父入京。四、文宗大和元年(827)，段成式自长安赴浙西观察使(治所在润州，今江苏镇江)李德裕幕府，随后其父段文昌为淮南节度使，段成式随即转赴淮南治所扬州。五、大和四年(830)，段文昌自淮南移镇荆南，段成式又随父自扬州转赴荆州。六、大和六年(832)末，

段文昌自荆南再镇剑南西川，段成式又随父自荆州赴成都。七、大和九年(835)三月，段文昌卒于成都，本年底，段成式携家赴长安。

段成式至长安后，居住在修行里旧宅。开成二年(837)秋冬，段成式父丧服除，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后任职集贤殿修撰。其后至宣宗大中元年(847)，段成式出为吉州(今江西吉安)刺史。大中七年(853)自吉州返回长安，两年后又出为处州(今浙江丽水)刺史。大中十三年(859)闲居襄阳。懿宗咸通元年(860)，又赴任江州刺史。后返回长安，任职太常少卿。咸通四年(863)六月，卒于官。

可以看出，段成式终其一生，实实为一东西南北之人，尤其是三十三岁之前，往返于长安和成都，奔波于江东和西蜀，其行路岂止万里。又供职秘书省和集贤殿期间，颇获未见之典籍，秘阁图书，披阅殆遍，博闻强记，精研苦学，其读书又岂止万卷。另据记载，段成式青年在蜀期间，喜好驰猎，而艺文该赡。出为州牧期间，颇有善政。闲居襄阳时期，随缘自适，与友人颇多唱和。他足履四方，交游广泛，与温庭筠尤为密切，其子段安节即以庭筠女为妻，段成式现存诗作中约有三分之一为与温庭筠唱和之作。他有很多佛门僧友，如无可上人、广宣上人、宝相上人、鼎上人、文上人、约上人等，三教九流都可与之交往。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，当然会对他的著述产生重要影响。

今考其所著，《酉阳杂俎》而外，另有《庐陵官下记》二卷，撰于吉州期间，原书已佚；《锦里新闻》三卷，撰于成都，佚；《新纂异要》一卷，佚；《汉上题襟集》十卷，为闲居襄阳时与温庭筠等人倡和之作，佚。《全唐诗》(中华书局增订本)卷五八四编其诗为一卷，收诗五十六首，残句若干；又卷七九二收其联句诗十九首，均见于《酉阳杂俎·寺塔记》。《全唐文》收其文十八篇。陈尚君《全唐文补编》辑其《酉阳杂俎》诸篇之序，另辑杂句若干。

段成式以其博学精敏长于文学而称扬当时。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下记载：“(商隐)与太原温庭筠、南郡段成式齐名，时号‘三十六’。”这句话

容易被解读为段、温、李三人在当时文坛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。可以就此略作探讨。首先,此三人并称“三十六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各自的家族排行俱为十六。其次,据李中华《晚唐“三十六体”辨说》一文观点,三人并称主要是指他们的骈文创作而言,至少在当时并不涉及对诗歌和其他创作的评价。再者,根据文献记载,段成式在世的时候,他的《酉阳杂俎》一书已开始流行,得到时人的赏识,这也可能使其与温、李并称。而众所周知,宋代及以后文体等级森严,文以载道,诗以言志,其余各体则等而下之,又兼以骈文地位的衰落,“段十六”在其中的位置就非常尴尬了,如清人张嘉谷在《卧雪诗话》中说:“段酉阳与温、李并称‘三十六体’,非惟不及李,亦不及温。”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表述中,相比李商隐的八面威风和温庭筠的一枝独秀,段成式要寂寞得多了。有理由断定这是载道言志的正统文学观所致的遮蔽和偏见,这种遮蔽和偏见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的《酉阳杂俎》,虽然这本书在历史上的命运并不算寂寞。

《酉阳杂俎》书名是什么意思?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解释说:“其曰‘酉阳杂俎’者,盖取梁元帝赋‘访酉阳之逸典’语。二酉,藏书之义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二酉,藏书之义”是什么意思?南朝宋盛弘之《荆州记》:“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,相传秦人于此学,因留之。”又元朝郝天挺《唐诗鼓吹注》卷三陆龟蒙《寄淮南郑宾书记》“二酉搜来秘检疏”注引《图经》:“穆天子藏异书于大酉山、小酉山中。”由此可知,“二酉”是指大酉山、小酉山(在今湘西地区);梁元帝所谓的“酉阳逸典”,即藏诸世外的秘籍奇书,而古人多视小说为此类,这就是书名“酉阳”二字的含义。“俎”本是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放牲肉的礼器,这里则是代指不同于正味的奇味。“杂俎”者,天地之间凡百奇味,杂然前陈,以喻本书所记天覆地载,无所不有。李剑国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有一段关于书名的论述,极是精彩,谨录于此:

昔者柳子厚始以滋味论俳怪之文,成式命书曰《杂俎》,正承子

厚之意。成式首倡“志怪小说”一词,以为五经子史乃大羹折俎,味之正者,而志怪小说乃“炙鹑羞鳖”,野味也。正人君子或对之不肯下箸,成式乃以为自有佳味。味之为何?奇也,异也,幻也,怪也。即李云鹄所称:“无所不有,无所不异,使读者忽而颐解,忽而发冲,忽而目眩神骇,愕眙而不能禁。”《诗品》论诗亦尚滋味,滋味者乃指诗歌之形象性特征,成式以论小说,亦欲达“味之者无极,闻之者动心”之致。故云“游息之暇,足为鼓吹”(《诺皋记序》),“使愁者一展眉头”(《黥》),不主教化而宗娱心,与夫“治身理家”之传统小说观归趣全异。

同时李剑国认为,其书卷帙浩繁,不可能成于一时一地,应是随时记录所见所闻,搜集材料,俟时成编。全书编成时间,李剑国推断为唐宣宗大中八年(854)左右,因其时段成式闲居在京,故有暇编定,再则大中七年(853)以后的事情又不见于续集。

然则《酉阳杂俎》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?“志怪”和“小说”这两个词语最早都出自《庄子》,在文学史上,段成式首次把它们组合到一起,形成一个明确的文体学概念。在历代史志书目中,自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都列入子部小说家类。许逸民《酉阳杂俎校笺》前言则认为,《酉阳杂俎》应脱离小说家类,改入子部杂家类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篇“唐之传奇集及杂俎”论列《酉阳杂俎》,可见是为这部书量身定制了一个“杂俎体”。李剑国命其为“志怪传奇杂事集”,想来是“杂俎体”这个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明确。各家意见并不一致。此外还有较为随意的说法,比如称《酉阳杂俎》为小说家类的百科全书。

翻检目录即知,全书分为前集二十卷,续集十卷,各卷篇目多少不一,共计四十六篇:忠志、礼异、天咫、玉格、壶史、贝编、境异、喜兆、祸兆、物革、诡习、怪术、艺绝、器奇、乐、酒食、医、黥、雷、梦、事感、盗侠、物异、广知、语资、冥迹、尸罗、诺皋记(上、下)、羽篇、毛篇、鳞介篇、虫篇、

木篇、草篇、肉攫部、支诺皋(上、中、下)、贬误、寺塔记(上、下)、《金刚经》鸠异、支动、支植(上、下)。举凡史志、礼仪、法律、外交、婚俗、丧葬、禁忌、传说、文身、杂技、道教、佛教、仙佛人鬼、方术征应、天文、地理、音乐、书法、文学、考证、壁画、建筑、交通、饮食、医药、器物、矿物、动物、植物等等,方内方外,细大不捐,尽皆囊括其中,故而面目极为驳杂,宜乎其有“百科全书”之称。

但这只是一个方面。驳杂面目之下,《酉阳杂俎》有个一以贯之的理念,那就是“志怪”,不怪不奇者,不能入段氏法眼。故其书中所载之史事,非面折廷争从谏如流之类,而是鲜闻的残丛逸事,如本书第1.17条记载的玄宗对局将输,杨贵妃放康国羯子扰乱棋局,玄宗大悦,这是正史不载的,然而非常好玩。又其所载之逸闻,如第14.26条刘伯玉之妻性妒忌,伯玉常诵《洛神赋》,其妻妒而自沉,化为水神,但有美妇渡水,则风波暴发,如此伯玉之妻堪称古今第一醋神。又如第2.49条“纸月”,第4.30条“飞头獠子”,第5.1条“乞儿足书”,第6.3条“水画”,第6.12条“咸阳宫铜人”,第7.2条“碧筒杯”,第8.4条“白舍人行诗图”,第12.14条“莫才人”,第12.20条“高力士脱靴”,第16.35条“夜行游女”,第17.47条“冷蛇”,第18.12条“异果”,第19.58条“梦草”等等,闻所未闻,举不胜举。综观全书,记民俗风情,必是独特奇异者;植物草木,必是奇花异卉;释道典故,必是“事尤异者”。至于最为精彩的《诺皋记》诸篇,写鬼写妖,神奇怪异,变幻莫测,更高六朝人一筹,李剑国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说:“《诺皋》之记,皆以瑰丽警兀之笔述天地之奇,篇幅虽大都不及《玄怪》、《传奇》之长,然巧为幻设,工事藻绘,自非六朝志怪可比。”说部名著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均受《酉阳杂俎》一书影响,其他白话小说和戏曲取资于此书者,亦不在少数。这些都已有学者指出。

正因为此,历代对此书评价都不低。宋代邓复《酉阳杂俎序》说:“成式出于将相之胄,袭乎珪组之荣,而史氏称其博学强记,且多奇篇秘

籍。今考其所论撰,盖有书生终身耳目之所不能及者,信乎其为博矣。”明代胡应麟《增校〈酉阳杂俎〉序》说:“志怪之书,自《神异》、《洞冥》下,无虑数十百家,而独唐段氏《酉阳杂俎》最为迥出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称其“自唐以来,推为小说之翘楚,莫或废也”。不过需要明确的是,这些评价并不意味着古人就充分认识到了《酉阳杂俎》一书的文学价值。因为说部之作在古代本就被贬为稗官野史,兼以唐诗光焰万丈长,唐文振起八代之衰,唐代的志怪传奇相形之下未免黯淡了些,所以这些看似不低的评价,若是还原到当时情境,也还并不算高。至于今天的文学史对其倨傲不屑,或是一笔带过,这种识见越发连古人都不如了。

而且,上引古人评价还都局限于传统的文学领域,并未清晰认识到《酉阳杂俎》一书的多学科性质。今天看来,这部奇书在其重大的文学价值之外,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价值。在语言学者眼中,《酉阳杂俎》是一座宝库。刘传鸿《〈酉阳杂俎〉校证:兼字词考释》前言说:“《杂俎》内容丰富,涉及诸多领域,既有段成式自创,也有引自前代文献者。这样的内容构成及来源特点决定了其语言成分的复杂性及丰富性,文中词汇覆盖面广,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,而且用语不避俚俗,包含很多口语词,因此这部书也具有很大的语言学价值。”据学者统计,《汉语大词典》直接征引《酉阳杂俎》书证共一千多次,其中以《酉阳杂俎》中的词句作最早例证的词头就有近七百个。此外,如前所述,本书既具百科全书性质,它为历史学、民俗学、宗教学、生物学、美术学、烹饪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文献材料。

关于《酉阳杂俎》的版本问题。该书问世时,雕版印刷尚未盛行,可以推断其最初的传播形态应为抄本。到宋代以后,则以刻本形式流传。今据相关研究,知其基本情况如下:一、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宁宗嘉定七年(1214)永康周登刻本,此后南宋还有两个刻本,均已不存。二、现今存世的版本全部为明清刻本。三、明代以来所有的版本,都出自现存的两个明初刻本,而这两个刻本都无续集。四、今存刊行较早而流布较广的全

帙本,是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(1608)赵琦美脉望馆刻本,也是公认的最佳刻本,方南生点校《酉阳杂俎》、刘传鸿《〈酉阳杂俎〉校证:兼字词考释》、许逸民《酉阳杂俎校笺》均以此为底本。对版本问题如欲深究,可以参看方南生《〈酉阳杂俎〉版本流传的探讨》(《福建师大学报》1979年第3期)、李剑国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、潘建国《〈酉阳杂俎〉明初版本考——兼论其在东亚地区的版本传承关系》(台北东吴大学第一届中国古典文献国际研讨会论文集),以及刘传鸿校证本和许逸民校笺本的前言。

下面是译注说明。

近四十年来关于《酉阳杂俎》的研究,2000年以前成果不多,且主要集中于文献整理,以及作家生平和版本考订等,方南生的点校本(1981)和李剑国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(1993)关于《酉阳杂俎》的部分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,另有日本学者今村与志雄早在1981年即已出版《酉阳杂俎》的日文注本。2000年以后,出现了明确以段成式或《酉阳杂俎》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两篇、硕士论文十多篇(其他还有一些学位论文或多或少有所涉及);最近两年,又先后出版了刘传鸿《〈酉阳杂俎〉校证:兼字词考释》和许逸民《酉阳杂俎校笺》两部专著,把相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其余单篇论文有几十篇,此不述及。下面以时间顺序列出相关著作:

1. 方南生点校《酉阳杂俎》,中华书局,1981年。
2. (日)今村与志雄注《酉阳杂俎》,平凡社,1981年。
3. 金桑选译《酉阳杂俎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87年。
4. 李剑国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3年。
5. 曹中孚点校《酉阳杂俎》(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本)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。
6. 许逸民注评《酉阳杂俎》,学苑出版社,2001年。
7. 郑曙暲《段成式的〈酉阳杂俎〉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,2002年。

8. 芮传明整理《酉阳杂俎》，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4年。

9. 杜聪点校《酉阳杂俎》，齐鲁书社，2007年。

10. 魏风华《唐朝的黑夜》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2008年。

11. 许智银《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》，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，2012年。

12. 刘传鸿《〈酉阳杂俎〉校证：兼字词考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。

13. 许逸民《酉阳杂俎校笺》，中华书局，2015年。

14. 轶凡《人迹板桥霜：浅说〈酉阳杂俎〉》，海燕出版社，2015年。

本书的译注，即以上列著述为参考，其中今村与志雄注本因不懂日文未能借重。另有几点说明：

第一，全书主要内容分原文、注释、译文三大部分，各篇题目之下另有题解。

第二，本书除前集卷三以外，均以许逸民《酉阳杂俎校笺》为底本，同时重点参考刘传鸿《〈酉阳杂俎〉校证：兼字词考释》的校证和考释，以及方南生点校本的校勘成果。前集卷三“贝编”，则以刘传鸿校证本为底本，以许逸民校笺本和方南生点校本为参考。此外，也参考了曹中孚点校本（该本以学津本为底本）。

第三，原文文字严格依从底本，如有校改必据上述诸本，根据丛书统一体例不出校记。断句标点与底本有出入者，或是据参校版本改动，或是译注者断以己意，不另作说明。

第四，注释力求简明，一般不作繁琐征引或考证，有的地方段氏原文与所据文献有明显出入，则酌情征引，以便研读。本书重复出现的词目，首次作详细注释，其后则作简释，并说明参见某某条，本书各条均有编号，可以很方便地翻检查阅。文中出现的诗歌，不作今译，但注释则尽可能详尽，有的地方也尽量作些必要的解说，以便读者借助注释即可看懂。骈文或对句之类，今译时尽量存其原有的骈偶形式。译文遵循

直译原则,有的地方为求通畅则采取意译。

第五,原文条目分合的问题。各个版本条目数量多寡不同,时有不应分而分,不应合而合的情况,这不但见于前代刻本,即现在的各整理本也都有类似情况,译注时则严格遵从使用的底本,偶或遵从参校本,没有译注者自行分合的情况。

第六,关于本书各条原文编号的问题。方南生校点本分前集、续集对所有条目统一编号,前集二十卷共计 910 条,续集十卷共计 378 条。刘传鸿校证本则分卷逐条编号,其编号不著分卷信息。许逸民校笺本没有编号。为阅读方便计,笔者对全书所有条目逐一分卷编号,且明确分卷信息,如第 1.1 条即指前集卷一第 1 条,第 20.20 条即指前集卷二十第 20 条,第 X1.1 条即指续集卷一第 1 条,第 X2.2 条即指续集卷二第 2 条,依此类推,共编前集二十卷计 895 条,续集十卷计 380 条。另外,本书末附有许逸民《〈酉阳杂俎〉辑佚》39 条,也另作编号(Y1、Y2、Y3……)。

《酉阳杂俎》的确是一部很有趣的书。面对着无书不读无书不晓的段成式,一人之力作此译注,实难臻善。幸有许逸民、刘传鸿两位先生大著可以借鉴,扫除了不少拦路虎。尤其是在原文校证方面,大量吸收了刘传鸿先生的成果,因为体例没有校记,在这里特别说明,并向刘传鸿先生深致谢意。读者朋友如需深入研究《酉阳杂俎》,刘著是必须重点参考的。

从元月中旬接到这项工作起,一直埋头其间,专于其务。辜负三春桃李,眼看长夏过半,如今书稿终于赶完了,但并不如释重负,反而心怀忐忑。这部书涉及很多陌生的专业领域,尤其是前集卷二、卷三,续集卷五、卷六的许多内容,源自道书和佛经,道非常道,而佛法无边,笔者管窥蠡测,妄作解人,谬误之处所在多有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二〇一六年夏,成都,草堂北路

目录

上册

前言	1
序	1
前集卷一	
忠志	4
礼异	27
天咫	44
前集卷二	
玉格	55
壶史	112
前集卷三	
贝编	131
前集卷四	
境异	211
喜兆	234
祸兆	238
物革	241
前集卷五	
诡习	245
怪术	251

前集卷六

艺绝	273
器奇	278
乐	286

前集卷七

酒食	293
医	318

前集卷八

鯨	323
雷	346
梦	353

前集卷九

事感	366
盗侠	370

前集卷十

物异	385
----------	-----

前集卷十一

广知	430
----------	-----

前集卷十二

语资	460
----------	-----

前集卷十三

冥迹	493
尸窆	500

前集卷十四

诺皋记上	519
------------	-----

前集卷十五

诺皋记下	565
------------	-----

下册

前集卷十六

广动植之一 并序	595
总叙	598
羽篇	610
毛篇	634

前集卷十七

广动植之二	657
鳞介篇	657
虫篇	672

前集卷十八

广动植之三	694
木篇	694

前集卷十九

广动植之四	732
草篇	732

前集卷二十

肉攫部	771
-----------	-----

续集卷一

支诺皋上	791
------------	-----

续集卷二

支诺皋中	818
------------	-----

续集卷三

支诺皋下	852
------------	-----

续集卷四

贬误	889
----------	-----

续集卷五

寺塔记上 946

续集卷六

寺塔记下 999

续集卷七

《金刚经》鸠异 1043

续集卷八

支动 1075

续集卷九

支植上 1104

续集卷十

支植下 1124

附：

许逸民《〈酉阳杂俎〉辑佚》 1138

序

夫《易·象》“一车”之言^①，近于怪也；《诗》人“南淇之奥”^②，近乎戏也。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^③，及怪及戏，无侵于儒。无若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味大羹^④，史为折俎^⑤，子为醯醢也^⑥。炙鴟羞鰾^⑦，岂容下箸乎？固役而不耻者，抑志怪小说之书也^⑧。成式学落词曼^⑨，未尝覃思^⑩，无崔駰真龙之叹^⑪，有孔璋画虎之讥^⑫。饱食之暇，偶录记忆，号《酉阳杂俎》，凡三十篇，为二十卷^⑬，不以此间录味也^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易》：本为古代卜筮之书，有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三种，今存《周易》，为儒家“五经”之一。《象》：《象传》，对《周易》的卦爻辞的解释。“一车”之言：《周易·睽卦》：“上九：睽孤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。”李镜池《周易通义》解释说：“载着一车像鬼一样奇形怪状的人。‘鬼’是图腾打扮。每个氏族有自己的图腾，多以动物为标志。族外婚时，打扮自己的图腾，以示区别。”

②《诗》：即《诗经》，儒家“五经”之一。南淇之奥(yù)：《诗经·淇奥》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如簣。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锡，如圭如璧。宽